

语言的奥妙

—— 语言入门人人学

〔美〕L. 戈德伯格著 张梦井等译 周晓英校

山西人民出版社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H0
G230:1

语言的奥妙

——语言入门人人学

〔美〕I. 戈德伯格著 张梦井 李万峰 李瑛 田志东 郭峥嵘译 周晓英校

山西人民出版社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责 编：莫晓东
复 审：张文颖
终 审：张彦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的奥妙：语言入门人人学 / (美) 戈德伯格著；
张梦井等译 .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12
ISBN 7 - 203 - 04931 - 0

I . 语 ... II . ①戈 ... ②张 ... III . 语言学史
IV . H0 -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2798 号

语 言 的 奥 妙

——语言入门人人学

〔美〕I . 戈德伯格著 张梦井等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 - 4922102

http: //www. sxep. com. cn E-mail. sxep@sx. cei. gov. 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达益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14.125 字数：400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4000 册

*

ISBN 7 - 203 - 04931 - 0
H·83 定价：20.00 元

前言

《语言的奥妙》(*The Wonder of Words*)的著者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生 I. 戈德伯格(Isaac Goldberg)。他于1938年7月14日逝世。该书1938年在纽约出版时他刚刚去世不久,所以该书是 I. 戈德伯格的谢世之作。该书的特点是能用非常简单生动的语言传达极其深刻的道理。所以阅读该书我们可以从中收益良多,可以得到许多深刻的启发。阅读本书如同自己对语言的认识也进入了一个新天地,走进了语言的水晶宫,漫步在语言的圣殿里,徜徉于语言的长廊中,潜入到语言的海洋深处……似乎许多语言学方面的道理立刻可以变得清楚明白,甚至连为什么莎士比亚作品中使用了那么多非常精彩的比喻都能从心理学方面得到满意的解释。书中许多极其简单的论述可以引起我们的许多思考,似乎这里是一个别有洞天的去处。该书作者娓娓动听的语言、广征博引的内容、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创新立异的态度非常令人折服。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那么美丽、那么壮观、那么引人入胜……固然波光粼粼的渤海湾海面上漫游的点点鱼舟,风景如画的西湖上飘浮的朵朵白云会引起我们许多联想,会让我们想到浩瀚的宇宙的遥远的过去和未来,阅读这本书何尝不是这样!

本书由张梦井、李万峰、李瑛、田志东、郭峥嵘译。李万峰、李瑛、田志东、郭峥嵘各译约10万字,由张梦井统稿。

译者 2003年7月

人、动物和语言 / 1

① 合作和交流使用的语言 / 2

② 手和舌头 / 11

③ 动物会讲话吗 / 14

人类语言的摇篮时期 / 19

④ 词语出现以前 / 20

⑤ 原始语音学 / 22

⑥ 地质学和人类学的证据 / 24

⑦ 右手和左手的习惯 / 27

⑧ 手势和数 / 29

⑨ 小结 / 32

声音有了意义 / 35

⑩ 理解和意义 / 36

⑪ 感叹说! 摹声说! 本能说! 劳动叫喊说! / 39

“手势”和“爱情”的理论 / 48

⑫ 里查德·皮亚杰的信号法 / 49

⑬ 爱情和游戏的语言 / 52

⑭ 有声符号的音乐 / 56

⑮ 词是完整的东西 / 59

想像和比喻 / 63

⑯ 人是想像的动物 / 64

⑰ 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 / 68

⑱ 梦——混合的比喻 / 74

⑲ 散文是诗 / 83

魔术般的词 / 87

⑳ 词源学的证据 / 88

㉑ 委婉语和不谐音法 / 93

㉒ 褒读—猥亵—读神 / 98

㉓ 剧院、两性关系及救济院的委婉语 / 101

●一些社会委婉语/105

当地的住宅和名字/108

●个人的名字/109

●日历/114

●词语中的人和名字/118

●超自然的力和人名的咒语/127

语言中的妇女和儿童/134

●Psammetichus 的实验/135

●婴儿、母亲和父亲的词语/137

●语言中的游戏——儿童语言/140

●“婴儿”语言——儿童语言学/143

●妇女和语言/145

语音是如何形成的/152

●作为工具使用的声音/153

●声音的分类/158

●使用中的语言和死去的语言/164

声音是如何变化的/171

●语音偏离/172

●《皮格马利翁》和卖花女/174

●懒惰、衰败还是速度/178

●时间和空间的变化/193

“语言学家”……/195

●新理论/196

●语音对应/201

●格里木定律—威尔纳/204

●赛夫特(ZIPF)的动态语言学/210

两面词/214

●说明和建议/215

●词的两极性/217

●矛盾心理/223

词义如何变化/227

●词语的“寿命”/228

●相对于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当骑士处于鼎盛时期/232

●犹太基督教对于英语词汇的影响/238

●女士们,先生们/246

●词义的改变/249

词的历史或词源学/251

●应当注意的事项/252

●普通语源学/257

●科学词源学/260

●语音语源学语言地理学的破产/268

我们话语中的应用语义学/271

●策略、棍棒和石头/272

●机器、树和宣传/276

●洛克、奥根及误解/280

●词语的宝库或思维的宝库/285

什么是语法/292

●词和音乐出现前的句子/293

●词类概述/296

●Clariement 和 Clearly/300

●性别和词/306

●正确性和生命力——It's me (Ain't it?)—Who's whom/308

●未来的语法/319

关于风格的一些问题/322

●语言和美学/323

●长词和拉丁语以及盎格鲁-撒克逊语的短词/331

●Slanguage(俚语语言)/333

语言的纯化/339

- 太纯/340
- 新词语——词源学的谬误/342

●“Get”是怎么产生的/347

●什么是字典/354

语言、种族和文化/356

●语言分化的程度/357

●印欧—罗曼司语文学/367

●语言、种族和民族/372

●语言发展的方向——语言圈/386

从口头语到书面语/389

●标志变成了符号/390

●符号有了声音/395

●字汇、音节表和字母表/403

●未来简化的语言/410

从通天塔再向上/416

●若分裂我们就失败/417

●基础英语/423

●语言的专横/426

未来的语言/428

●应用的智力/429

【原著注解】/432

人、动物和语言

语言是最有用的一种东西，可是它的绝大部分仍然没有被利用（从开始一直就是这样），人们也没有发现它进一步的意义。

——桑塔亚那《理性和艺术》

有一些伤感（即思想深刻）的人相信大象和鸟类以及其他的动物都有语言。靠此他们可以互相交谈。

——瑞诺兹大主教《人类灵魂的激情和能力》

● 合作和交流使用的语言

在这个充满奇迹的世界中词语是人类用来适应周围环境最奇妙的东西了。它们如同管弦乐本身发出来的一种复杂的、有意义的乐音一样。人是乐器的演奏者同时也是被演奏的乐器。只要人张开口呼出空气就形成了词语。它们既像我们呼吸的空气那样脆弱，又证明如同花岗岩那样坚固。人从自己的肺部发一股气流，经过喉头和声带之间的空隙，在人的上腭壁、牙龈部位、面颊部位、鼻腔，尤其由于舌头不停地摇动，这股气流不断地发生变形。从这里这个“空虚的事物”变成“一个居所和一个名字”——即出现了意义的奇迹。

那么究竟我们呼出的空气怎么能够使我们以及别人理解它的意思呢？一开始语言就是社会活动过程中的产物。人类为了交际、合作，以及要努力理解别人的意思而有了语言。Commune（与英语的 common 有关系）一词的词根就是“同一性”（oneness）和“一致性”（unity）的意思。Communication（交际）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同一性”。一个“社团”（Community）或“团体”（commonalty）就是团结在一起的一群人。“团结在一起”就是为了一个目的而结合起来。

莎士比亚的《里查二世》（第一幕第三场）中 Mowbray 爵士亲耳听到君主说出放逐他的判决令后，他心里最恐惧的并不是这种放逐的处罚，而是被逐出教会的处罚。此刻他并没有说出那个可怕的词句，而是在他说的每句话中都含有被那些讲同一种语言的人们服侍的那种恐惧感，甚至被消灭的感觉。

至高无上的陛下哟！我全然没有想到，

从你尊严的嘴里能做出这样沉重的判决。

从此我将远离大众自由的空气接受你赐予我的这种亲切的关照。

英语——这个我学了四十年的母语呀

如今必须永远地把它抛弃了！

现在我的舌头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
 如同无弦的古琴，或装入箱中灵巧的乐器，
 或未装箱的乐器置于不会奏乐人的手中。
 你把我的舌头禁闭在我的嘴中，
 牙齿和嘴唇就是它的两道闸门。
 我的永恒的伴侣将是监狱看守和无聊的岁月，
 还有无知的心灵和可怕的沉闷。
 我年岁已高，不能重新当咿呀学语的婴孩，
 我心灵已老，少年的时光早已岁月蹉跎；
 对于我来说判决的羞耻等于无言的死亡，
 它使我的舌头再也不能呼吸遥远的家乡的空气。

上面最后一行中使用了一个混合比喻，因为舌头是不会呼吸的，在这里舌头的意思指语言。Mowbray（如同任何与他有共同语言而被放逐的人一样）突然觉得这种语言与其说是“交际的气息”，不如说是“生命的气息”。在“无言的死亡”（speechless death）两个词中莎士比亚包含了“被驱逐出教会”的可怕的核心内容。的确这种直觉中有一种“永恒的语言”。

人类所寻求的与上帝或大自然以及他与同事们关系的“同一性”（oneness），为了追求他们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以及社会的肉体 and 灵魂的“统一性”（unity）的目的都在他的语言中含蓄地表达出来了。

此刻我们对于 wholeness（完整性）、holiness（神圣）、health（健康）这些词汇在历史上出现的顺序不感兴趣。可是它们产生的心理联想却是重要的。因为“完整性”、“神圣”和“健康”来自同一个语言学词根，并且是人类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证据。

要“完整”就是要身强体壮。人的“心灵完整”（heart-whole）的反面就是“心碎”（heart-broken）。当我们“破碎”了的时候我们就“垮了”（break down），并且要求把自己“振作起来”（pull ourselves together）。人的精神分裂以及身体和精神病的联想一定出现得比较早。因为人们认为前缀 dis- 的负面的或

不良的内涵来自 two(二)一词。当我们对于事物怀疑的时候我们的精神就不一致。“怀疑”(doubt)和“分裂”(division)中都有 two(二)的行迹。德语的怀疑也是 Zweifel。在这里“二”的成分很明显,并且与英语的 twist(扭曲)有关系。

A. 达米斯特特(Arsene Darmesteter)在他的 *La vie des mots*(《词语的生命》)一书中写到:“从概念‘二’开始,通过无意识的自然过程它最后有了‘坏’的意思。这似乎是讲印欧语的人想法的共同特征,至少讲印欧语族的人是如此。”

于是印欧语的词根 dva(拉丁语的 duo “二”)便产生了希腊语的 duo(二)和冠词 dys。后者含有困难、痛苦和不愉快的意思。从词根 dys 中的 dy 也产生了希腊语的 dis 和古老拉丁语的 dvis; 拉丁语的 dvis 变成了 dis 和 bis。Dis 有“坏”的意思,在 difficult(dis-facilis,“不容易”)中可以看到它的影子。dis-plicere(Displease“不愉快”)这样的结构就是一个证据。拉丁语 bis 的意思是“两次”(例如:biscuit,“二次烧烤”)。然而,从拉丁语演变出来的语言在 bis 或 bes 中又有了“邪恶”的意思。达米斯特特提供了一个古老法语的例子 bes-torne(变坏了),还举了古老法语的 bes-vue(在现代法语中是 be-vue),意思是“错误的观点”或者“错误”。

现代俚语中的 two-timer 是一个“两面派”(double-dealer)。

许多人总结 duplicity(即 two-foldedness)一词的变化史时都说:“多种多样的(diversity)意思会变成邪恶的(perversity)意思。”

英语的 crazy 来自法语的 ecrase。它的意思是“粉碎”或“断裂”。“头脑有病的”如同“折断的人的”意思(例如 nervous breakdown)也出现在精神病学 schizophrenia 中。它原来是来自希腊语 schizein(分裂)和 phren(精神)的。英语的术语 split personality 已经变成 schizophrenia 的直译形式了。口语中把一个行为古怪的人称为“crackpot”,它与 schizophrenoid(怪人)的亲缘关系也不远。

Integrity 是拉丁语“整体”的意思。Integer 就是“全部数”的意思。这

样看来,正如 holiness 指“精神上完整”(一般 health 指“身体上完整”),德语的“救世主”是 Heiland,即是给人治疗疾病,为人类消除苦恼,恢复精神完整、身体健康的人。

Firmness 也是“一致”的意思。Firmness 最早的意思是“紧紧握住”(梵文是 dhr)。它在法律上也有“支持”的意思。Infirmary(缺乏坚定性)自然就是一个疾病的术语了。在英语中 to be infirm 就是“虚弱”的意思。然而 infirmary 又成了“医院”的意思。西班牙语的 enfermo 是“有病的”,enfermedad 是“疾病”的意思。从“握紧”的概念,firmness 产生了“精神上坚定”的意思。由于同样的原因,有一些表示 loose(放松)的词语便产生了与它相反的意思。例如有 a loose woman(一个放荡的女人)和 lax discipline(懒散的徒弟)的说法。原来 dissipate 是“使分散”、“乱扔”的意思。因此正如 dissipation 一样,scattering of energies 就带有“精神”的意思了。由于牢靠的东西一定坚固,所以 loose 的反义词就是“精神上坚强”。

这样看来,人类总在寻求人和上帝的一致,而不是要和他不和。与人(或神)成为一体就是要和他和好。在《里查二世》(第一场第一幕)中,当国王发现无法调停 Bolingbroke 和 Mowbray 之间的不和时,他宣布道:

Since we can not atone you, we shall see,

Justice design the victor's chivalry.

(既然我们无法调停你们之间的纷争,

就让正义去裁决谁具有胜利者的骑士气派。)

在这里 atone 作及物动词 reconcile(和……和解)使用。

最后还有 atonement 一词。它是语言中最有趣的一个现象,它含有(或许可以认为是激发了)一种从身体到精神上的最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 to atone 就是要 at one with God(与上帝一致),要不就是把自己陷入到一种“非自己”的境地,与人的起源神秘地成为一体。在那里,他可以陶醉在和平的生活中,没有任何罪过。

因为,这不仅仅是 O'Neill 先生有声有色的戏剧中“毛茸茸的猴子”用

笨拙的语言表达的想要“归属”的那种非常迫切的愿望，它也是类人猿以及猿人、最高尚的智者和最恶劣的歹徒需要的东西。atonement 和 communion 这样的基本词语都有这样双重的解释。

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开端都是非常困难的，最早出现的事物发现得最晚。人类语言的起源(假设语言的起源是单一的)可以追溯到人类史前最遥远、最黑暗的时代。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用科学的设想对它做出解释说明罢了。可是这已经是人类猜想的另一个术语了。对于既会说又会写的文明人来说，他会很容易地忘记下列事实：到现在为止，人类生活在一个用手势、模糊语言以及一种极其原始的记号来传达他们生活的详细情况的时代。这个历史时代比人类使用语言的历史要长得多。

可是这些手势、含糊的喊叫，尤其是那些原始的记号却标志着人类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对高级的阶段了。有了这些东西，人与野兽就有区别了。当我们要理解有了语言这个工具以前人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必须牢记：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类自己发明的)也改变了人类自己。我们不能把自己置于与不会讲话的原始人同样的位置。如果我们的确能了解他们的话，我们也很难理解他那种不发达的脑子是怎么工作的。语言调查方面的专家在这方面曾经犯过许多错误，因为他们把现代人使用的逻辑推理的方法用到原始人那里去了。

人类和猿猴的共同祖先生活在距今大约 200 万年以前。可是人类学会用他的后腿直立行走而把他的前爪变成手仅仅才有 50 万年的历史。人类身体姿势的变化使得内脏的相对位置也发生了变化。脑子就是其中的一个东西。由于人类适应性变化而引起内脏位置的变化，反过来又使人类的适应性作了相应的调整。最后在漫长的历史道路中先前的动物逐渐地演变成了人。

语言的获得——动物哼哼声、哀鸣声、各种手势和脸相演变成成为交际的声音——仅仅是语言演变漫长道路的一部分。至于书面语言——早期的文字记载——仅仅有一万年的历史，与史前人类在时间关系上相比，有如

地球表面的岩石圈与地核的关系一样。在宇宙的历史中我们的地球只不过是一个新来的客人。在我们这颗星球的历史中人类及其语言的产生有如婴儿一样年轻,而在语言的历史中书面语的出现仅仅是今天清晨的事情。

这就是一个使学语言的学生能用来研究原始部落和文明人类的早期情况的说得通的理论的例子。可是在这里我们必须特别小心。今天世界上最原始的部落也比过去只会胡言乱语的原始人先进得多。这样的部落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各种仪式和社会风习。不管我们听起来他们讲的语言多么野蛮,都比我们能想像到的人类最早的语言要复杂得多、先进得多。可是我们研究原始人的语言所采取的态度却不够谦逊。固然,原始语言中有各种混合的结构,可是它们却可以令人吃惊地满足他们自己赖以发展、生存的文化需要。

此外,文明人类的婴儿只是人类社团的后嗣。他一出生就在高度发达的语言文化中熏陶着。他一直在等待着从文明人那里学到人类积累起来的极其丰富的百科知识经验。因此,他不能代表我们的原始祖先。因为我们的原始祖先出生的那个时代还没有一部百科全书对他们点滴的经验、不同的手势和逐个词语做出详细的描写。

在研究人类婴儿和野人的周围环境以及其他动物的生活情况中人们已经做了大量的语言科学研究工作。因为如果我们要评价人类语言的起源以及人类生活的一般情况,首先必须调查人类出现前的生活情况——研究人类以前的社会生活必须以时间为顺序,研究人类以前的情况意识应当以他们智力发展的顺序为依据。

即使这样,也不敢说我们已经到达了语言起源的最初阶段。在过去地质学上的某一个朦胧时代就有了人类语言的痕迹了。这些语言的痕迹需要我们用自己的智慧进行猜测。通过建立一种科学的程序人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与语言的起源比较起来人们在掌握语言的发展过程方面做的工作更多。

人类总觉得他与动物有一些亲缘关系。这在神话中看得清清楚楚,因

为那里的动物都有讲话的能力。人类很可能在脱离动物群体前就想用他们与人类自己交际使用的那种语言与野兽进行交际。儿童与他们的玩具娃娃或宠物交际时说的话没有一点儿逻辑意思(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成人那里模仿来的),但它也具有某种意义。

我们身体的骨骼结构与动物的结构大体相同,这说明为什么人和动物的手势有某些相似之处。我们幽默的一个来源的确是那种人与动物的相似处,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以衬托出人类的优越性,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种不协调性产生一种幽默的效果。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觉得猴子古怪的笑声和滑稽的面部表情可笑。然而,人和动物之间的生物亲缘关系还可以追溯到更遥远的时代。为了了解人类语言的起源以及人类交际和语言的历史,应当将这种关系追溯到历史上刚刚出现神经系统的时代。

Motion 和 emotion 两个词语的关系远远超出了词源学的领域。不管我们说的是身体上的愉快还是精神上的愉快,我们都说自己被感动了。表示各种不同类型运动的词语都可以很容易地变成描写人们情绪的词语。当某一事物使我们激动了(transport)的时候,我们就说自己被迷住了(be carried away)。

最初 emotion 一词是“从某一地方离开”的意思。所以它可以很好地说明什么叫做 reflex(反射)一类行为:它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的一种神志失常的下意识的躲闪、退缩或闭合的动作。有如人的眼睛受到伤害威胁或感觉有异物存在时的那种动作一样。这不仅仅局限于有生命的物质,雪莱诗歌中的含羞草就是一个例证。

就是这种反射动作与人类的表情动作、面部怪象、手势和声音(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有关系。起初这种动作和声音完全是表达性的而不是交际性的。所以 to express (表达)的意思就是 press outward(挤压出来)。比如,一个动物或人嗅到一种不好的味道时呼出气体,以便排除这种臭味的时候做的那种动作正好是这种情况。这正好是我们要表达对一个人或一种情景表示藐视的感情时发出来的那种声音。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声音明显是“把

它拿走,味道太臭”的意思。在这里既涉及面部表情和手势方面的语源学理论,也涉及词语的语源学理论。当我们把一只上肢向前伸出去表示不同意某一观点的时候,我们又返回到把一个不受人欢迎的物体推到一边时使用的古老手势哪里去了。我们在否决它,起初 reject 的意思就是“扔回去”。

可是要确定作为交际手段的手势和声音孰前孰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以确定的是直到今天,在这漫长的时间内二者一直共同使用着,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但是没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Lewes 在他关于歌德的生平一书中用所有人类共同感觉到那种方法——即人的思想和感情二者都是整个人类表情的综合表现——说道:“整个人类都在思考。”同样的,整个人类也在表达他们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面部肌肉忽而紧张,忽而松弛;与此同时,他们不断地用手势在空中画出各种不同的“图迹”以表达他自己的欲望或意思。这时没有必要分辨究竟声音在手势前还是在其后面,因为(尤其在开始)人的声音与手势很难区分清楚。

从我们能想像到的原始时候开始,原始人的声音如同他们的面部表情或身体姿势一样,是一种反应动作。人和动物一样,都是通过他们肌肉的收缩竭力地迫使其肺部的空气穿过声带从口中挤出来。他们的愤怒、生气、痛苦和烦恼的感觉不仅可以从他们的姿势特征和表情特征中一览无余,而且在他们的声音特征中也听得非常明显(英语动词 speak 的词根就是 to thunder 即打雷的意思。这似乎表示我们的祖先曾经把自己的声音归于大自然,认为他们的声音和大自然是一体的)。只要有强烈的情感或竭力的努力就会发出声音的条件反应。当然在那里没有什么知识可言。起初这些声音没有什么真正的含义,没有什么交际价值,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内容。换句话说,它们并不是什么标志或符号。它们仅仅是一种原始的潜在语言,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任何感觉都可以发展成为语言。那么究竟为什么要首先使用声音呢?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在理论的迷雾中迷路了,可是这一次我们多少有了一些理论根据。嗅觉对于动物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嗅觉在人的社交场合中从不